



荅王慶源

久不奉書愧仲無極令姪元直遠寄
之懷未易盡陳比日獲茲春和尊
遣衰病懷歸日欲致仕既承侍役
鎮乞小郡自小郡乞宮觀然後可
營此近已乞越雖未可知而經營
仕有期則拜見不遠矣惟望倍加
能陪侍杖屨上下山谷間也
簪已七八十年物閱數名公矣幸
與引伴高麗練承議三首

辱回教感服不已數日極寒徒御良苦切惟起居佳
勝早潮不知應否想不出今晚必渡引望飢渴專人
候問

又

來日若晚渡酒五行已夜矣本州舊例雖夜已深人
使猶秉燭復謁當夜下書請次日大排不知如何又
二十日正是國忌若待二十一日大排又過三日動
限不知可打散不坐否乞一一示諭得以預備矣

又

中使已到二十里若高麗使只今來辭酒罷却可也

中使老業未
馬為幸
與潘彥明二首
造一言得只今上

久不奉書切惟起居佳勝老拙凡百如舊日出守
頗得湖山之樂但歲災傷拯救勞弊無復齊安放懷
自得之娛也彥明與故人諸翁頗見念否何時會合
臨紙惘惘新春萬萬自重

又

兩兒子新婦各為老乳母任氏作燒化衣服幾件敢
煩長者丁囑一幹人令刺買紙錢數束仍厚鋪新舊

於墳前一酌而燒之勿觸動為佳特眷念之深必不
罪于免悚息悚息

與陳懿材二首

稍不聞問思企增劇比日起居何如貴卷各安勝廣
東近亦得書甚安子由使虜亦還矣某近忽苦腰痛
在假數日今雖強出視事尚未全健已乞宣城或宣
觀去此雖暫病亦欲漸為退休之計耳吾弟治績遠
間當即召用少慰公議

又

次拜命移漕已峽詩慰公不望方欲奉書使至辱教字

且審起居清勝懿叔才地治狀當召還清近此何足
道得一省墳墓仍見親知為可賀耳衰病疲厭何時
北趨歸路仰羨而已知在江上咫尺莫緣一見臨紙
惘惘

答聞復上人

辱書并詩誦味不釋手感慰之極比日起居何如示
諭欲以高文發明儒釋固所望於左右也某數日病
在告今日頗快來旦欲出視事然尚少力粗和得來
詩未能盡意花瓷不難得但去人已負重後信當致
也詩中似欲之故及未相見間萬萬自愛

與趙得麟二首

候吏來特承書教禮意兼重感怍不已比日起居何如養病便郡得親宗彥幸甚行役迫遽裁謝草畧想蒙恕察

又

明守一書託為致之育王大覺禪師仁廟舊所禮遇嘗見御筆賜偈頌其略云伏覩大覺禪師其敬之如此今聞其困於小人之言幾不安其居可歎可歎太守聰明老成必能安全之願公因語款曲一言正使凡僧猶當以仁廟之故加禮而况其人道德文采雅重一時乎

此老今年八十二若不安全當使何往恐朝廷聞之亦未必喜也其方與撰宸奎閣記旦夕附去公若見此老且為致意

與大覺禪師理公二首

奉別二十五年幾一世矣會見無時以俟可知到此日欲奉書因循至今屏書具審起居穩南方耆舊皆彫落惟明有老師抗有辯才道俗所共依仰蓋一時盛事此來時得從辯才游老病昏塞頗有所警發恨不得一見老師更與鑽磨也歲暮山中寒苦千萬為衆自重

又

要作宸奎閣碑謹以撰成衰朽廢學不知堪上石否
見參寥說禪師出京日英廟賜手詔其略云任性
住持者不知果有否如有切謹錄示全文欲添入此
一節切望子細錄到即便添入仍大字寫一本付侍
者賚歸上石也惟速為妙碑上別作二碑首如唐以
前制度刻字額十五字仍刻二龍夾之碑身上更不
寫題自古制如此最後方寫年月撰人銜位姓名更
不用著立不久及在任人名銜此乃近世俗氣極不
典也下為龜趺承之請令知事僧依此

與大司馬才老三首

身人來辱書伏了分法體清勝甚爾想望山門虛寂長
夏安隱燕坐湛然得無所得無緣面話惟萬萬自愛

又

昨日辱訪冗迫未遑詰謝領手教且審法履勝常為
愈語歸家借開發家鄙為惠甚厚

又

衰疾無狀眾所鄙遠禪師超然絕俗乃二月喜儼以意
之辱如何可忘還山以來道體何如相見尤者未有期
日深馳仰寒疑為衆自重

與承天明老五首

道辱臨訪紛冗不遑款接愧企無量比口道體何如
法涌赴開道俗一意皆欲嗣此道場緣契已定想便
屈臨副此誠仰餘非面莫究

又

人還辱書蒙峻扣不識道眼有何採擇而所未喻也
衆意堅甚計雖百却不已幸早戒途比日起居何如
即見不復觀縷

又

衆詣增臺稟請已許為行下相次新本中過此當力

家之想亦必勸行吾師豈能盡一遠之耶至時不免來
此不如今日赴哀病之請却非世情也

又

法涌始者甚不欲赴法雲而張都尉之請既堅遂不
能違亦云契緣在彼非力辭可免法涌既不得免則
吾師今者亦必無緣辭避幸使副衆心毋類再三也
致企致企

又

適辱書知不遑衆願即當西渡喜慰之至此日法履
唐勝其雖被旨去郡猶能少留及見升堂聞第一義

七

與佛印禪師三首

渣行草草不復上問忍奉子筆曠若教家且審此日
戒體輕安又承退席雲爾元仰高風也未緣展晤引
跋元劇

又

久不奉言忽辱惠教且審徂暑戒體輕安承有金山
之召應便領徒束耒業林法席得公臨之與長蘆對
峙名壓滄海有豈不感哉渴聞至論當復空印惟早運
表涂中善愛

又

塵勞家來忽得東書讀之如蓬蒿藜藿之蓬而聞聲
於之亦可勝慰悅且審即日法履輕安又重以慰也
且蒙恩推賞詞林進陪經帳是為儒者之極榮實由
禪師之善講也餘熱千萬自重

與孫正孺一首

數日前因承人奉書必達比日伏想履後茲餘熱起居
佳勝某已八上章乞郡且夕必有指麾且較忙為公
作得送行詩致尾以先祖諱故不欲作冠篇也未由
會合千萬保愛

又

某頑健稍勝昔日老先賦食不哀不渴遠無他病惟
信萬保壽而已勿待作汎汎常語過耳也千萬千萬
入石時真用這花欄界之類古碑唯石上有書字耳
少着花草欄界使俗狀也不罪不罪何與子由飲半
盞酒便大醉不成字

與王元直

別久思詠春深不審起居佳否眷愛各康勝某與二
十七娘甚安小緣寄叔並無恙新珠必甚長成諸親
各安旅宦真忙思歸未由豈勝恨恨甚為權律所疾

久矣然据據無獲徒勞披攬取笑四方耳不煩遠憂
未緣會聚惟冀以時休衛

答王聖表

昨日庭中望見喜慰久渴辱然伏以尊體佳勝無緣
造門尚冀邂逅復少須臾人還布謝草草

答青州張秘校

承携芳長牋下訪不克迎奉為愧經宿伏惟尊履佳壽
示諭乃宰物者之事非不肯所能致也幸賜深亮

與王慶源之子

某自去歲開宣義林文傾逝尋遍中奉慰疏必已聞

達尔後紛冗少暇繼以行役不定久闕書問愧悚不
已叙文平昔以文行著稱里閭於場屋疏乃少遊終
不振顯惟望昆仲力學砥礪以顯揚不墜為心乃不
厭區區之望也因信惠一二字

與王正夫朝奉三首

近中辱書人至復枉手示併增感慰即日起居如宜
裘事薄遽哀苦至矣無由助執紼臨紙惋歎尚冀寬
中毋毀以就遠業

又

大年哀詞恨拙詞不盡盛德即索孝心苦雨一何日西

行傾想之極專子方因會致區區

又

惠示誌文伏讀感歎拙詞何足刻石媿媿子方見過
聞動止為慰餘并面莫究

答楊禮先三首

新歲日欲往見紛紛未由辱簡承尊體已安復感時
兼集厚貺絨皮石硯蠟燭物意兩重不敢違命但有
愧灼

又

話別草草惘然不已信宿是居住勝明日果成行至

批詩聊裝一笑

又

久聞暫聚喜慰不可言但苦都下紛紛不盡款意別
來思仰增劇之聖辱手教承已到郡廷居重平福眷愛冬
無恙寄示石刻暴揚鄙拙極為悚怍衰病懶慵又復
歲暮牢落可知切想坐頽之餘日與知舊往往還此樂
可羨也

與潮守王朝請滌二首

寄示士民所投牒及韓公廟圖此古之賢守留意
於教化者所為非簿書屋瓦之所及也願不肖何之

以記此公意既爾衆復以聽亦不敢固辭且迫行况
甚未暇成之願稍寬假之乎附往也子野誠有過人
公能禮之甚善向蒙寵命高文欽味不已但老慵廢
學無以塞成意悚怍不已

又

承人謂欲撰韓公廟碑萬里遠意不敢復以淺陋為詞
謹已撰成付來价其一已先遁矣卷中者乃某手書
碑樣止今書史錄去請出碑樣止模刻手書碑首既
有大書十字碑中不用重鵬題目及碑中既有太守
姓名碑後更不用寫諸官爵位此古碑制度不須徇

流俗之意也但一切依此樣仍不用周回及理首花
草欄界之類只於亭石上候字不着一物為佳也若
公已看即告封此簡與吳道人勾當也

與吳子壽

文公廟碑近已寄去潮州目文公未到則已有文行
之士如趙德者蓋風俗之
公相知公在政府未嘗一
亦知禮義信如子野言也
始於文公者則恐不
外此蓋始於宋廣平自
見文惠公與伯父書云嶺
近及支郡而潮尤盛魚鱗

鳥翼信如張燕公之言也
以文惠書考之則文公前
已有凡屋矣傳莫若實
碑中不欲書此也察之

答龜山長老四首

忽辱書感慰無量比日法履佳否名為實員官學子者
之意師何用此重煩示諭過當未緣展晤千萬為禱
自重

又

張君子都尉聞是書擅越為奏海照之號今託蘇承
議附納勅牒請作一書致君子貴知到也本欲為書
海照堂大字作牌納去屢寫皆不佳不可用待非久

言文安國為禱嘉字也

又

幸別愆半年思仰無窮比日履茲餘寒法體何如側
聞居山漸久道俗嚮服新命既下想慰眾意未曉奉
問千萬以時自重

又

前者過謁雖不款留然開慰已多矣辱書審聞別後
法履清勝山門久隲經始而勞然龍象所在淮山
已自改觀矣未期會集幸為眾自愛

與佛印禪師二首

阻關忽復歲暮忽枉教諭具審法履佳勝久不空言
只衰疾倦於游從無有命日晤之日惟冀良食自愛煩
置白掛甚愧厚意賜茶五角聊以將意餘冀倍萬
保練

又

人至承誨示知做裝取道會見不遠豈勝欣慰向冷
跋涉自愛

答王定國二首 頤州

辱書感慰諒餘已想端居委命甚善然所云百念灰
滅萬事懶作則亦過矣丈夫功名在晚節者甚多

定國豈隗古人哉其未嘗求事但事來即不以大小為之在抗所施亦何足道但無愧怍而已過蒙示諭懇汗若使定國居此所為當更驚為人亦豈特止此而已本州職官董華案人能具道政事歎服不已但恨公命未通爾靜以待之勿令中途齟齬自然獲濟如國手其不須大段用意終局便須贏也 又

張公卧病不勝憂懸急要文集不敢不附去在任二年到京數月無頃刻暇時公屬我文集當有所刪潤雖不肖豈敢知此然公知我之深舉世無比安敢復有形迹實願傾副公萬一故不敢草草編錄到願方

有少暇止欲編次而遽索之且之定國一言長明以相付幸也

與趙德麟二首

數日不接思渴之至衝員一風起君何如端居者知既矣佛陀波利之雪一至此乃知退之排斥不為無理也呵呵酒二壺迎勞惟加鞭

又

昨日幸接笑語今日知舉掛蘭之後時不及往慰探息懷息三日臂痛今日幸減錄舊詩一篇奉呈聞公亦欲借示詩意幸付去人上請宣成而有德音意謂

守臣嘗有賀表如何如何謀之於公幸略垂示

與辯才禪師

別來思仰日深此日道體何如其七平於關中抽頭得此閑郡雖未能超然遠引亦退老之漸也思企長越諸道友及江山之勝不去心或更退老請會稽一次老師必能為此一郡道俗少留山中以便歸安養不肖更得少接清游何幸如之惟千萬保愛

答受安二首

兩得手書具審法體佳勝辯才遂化去雖來去本照而情鍾我輩不免懷捨也今有與文一首并銀二兩

筆為敬茶果一奠之願師得書且喜進道紙尾待得
關寓去餘惟馬萬自重

又

某在穎一味適其自得也承惠家園新茗珍感之至紫衣脚色已付錢今冬必得已託王晉卿取附迤至省果也四公子亭他輩非吝但近日人言尤可畏薄惡之甚故不可也必深悉此穎上人道業必進託為傳語聰公病懶不寫書不訝不訝邁已赴河間來書續附去次少游近致一場鬧皆群小忌其超拔也今且無事閑知之

與汪道濟二首

專使至辱書感服存記且審比來起居佳勝甚慰
仰未卜會見惟祈保錄

又

某見報移汶上而勅未下者病不堪寄任方欲又辭
未知得免否令子日夕相見甚安知之

與范純父侍郎二首

到穎半年始此上問懶慢之罪跋踏無地中間辱書
及承拜命貳卿亦深慶慰然公議望公在禁林想即
有此拜也春後起居何如某移廣陵甚幸舍弟欲某

一到都下乞見而行路既稍迂而某病務省事且自
願入淮矣不克一別臨書悵惘

又

兼衰病日侵而使客勞方午高麗復云公私勞弊殆不
能堪但以連歲灾傷不敢別乞小郡然來年關食之
憂未知依濟日俟罪譴而已李唐夫一宅甚安沈酣
江山旬日忘歸非久赴任也

與明父權府提刑

到官半歲依在德守清遠辭去感服深矣臨行罷錢
弄三益愧眷厚別後切想起居甚勝某已達泗上迎

送人等謹遣還府今日留一鉢晚遂發去念慮速左右
回望悵然尚與保練以頌顯拜

與孔毅父二首

到揚吏事清暇而人事十倍於杭非老拙所堪也
熟觀所歷數路民皆積欠為大患以重賦養八年而
民未蘇者正坐此事尔方欲出力理會誰肯少助我
者乎此間去公咫尺而過往言造言語者或云公
欲括田而招兵近問得皆虛想出於欲邀功賞而不
顧公來者也事之濟否皆天也君子盡心而已無由
而見臨紙惘惘

到此得所書即於途中上謝且不達而
主景奇文集其猶及從其入
大夫以其不作銘誌故變之
恐未可遽作也不罪不罪
揭傷大湯初甚驚惋連得
在京數日見其慧利長進無
除夜紛紛奉答不謹

與范純夫四首

別後不一奉書懶慢之罪未
有以辭然別時亦先自

陳矣比日履茲初冬起居佳勝切聞屢進拜喜亦無
量與子功同侍迩英此最措紳之所榮慕又聞有旨
許議罷奏事想日有補正也未緣會合千萬自重

又

奉書不敷愧何可知辱手教且審起居佳勝益
凡百粗遣聞天官之除老病有加那復堪此即當力
辭乞閑郡小側聆大用以快群望未間千萬以時自
重

又

志文公碑固所願託附但平生本不為此中間教公

蓋不得已不欲不為初心自出却後更不作不
辭教家矣如大觀其一况今不可復為一為其
直日曾見教區區兩書皆未及卷三亦無然
層層不容以諱復能

又

前日見報知新拜即欲奉書為賀又恐草草念行役
間迫猝未能便如札故不免致數字想恐不深訝不嫌
之喜豈獨以榮正好善之故耶更不為謙謙公議所
屬想公有以慶之美私意但望公不力辭若又及辭
乃似辭難矣餘亦見子由書中牛熟之居如何乍速

千萬為道自愛

答趙德麟二首

人來辱書伏審履歷暑起居佳勝為慰見今之
正如懷仰之意不肖爾頓是無亦在此方憂其志若
果得德麟為代真天候老拙也既未發來此寄居書
本為於高郵尋安下居精富馳報也天間萬萬自愛

又

別後思仰不可言切計起居佳勝得舍弟書奉太夫
人久服藥近已康復伏惟惟慶到郡兩月公私勞
七月間想未深責會合未期惟冀待奉少

重

與人三首

飲服下風為日久矣達暮相從傾蓋如故非人
然抑宿昔緣契也人來辱手教得聞起居勝常堂上
康福感慰深矣某凡百如故又得無咎切磨知幸

又

久別思詠日深衰疾多故人事故公過蒙手書存錄
益用愧負比日起居佳勝如聞已有召命想即起用
以慰公論未間萬萬為國自重

又

出守幸獲相聚每得見脩然忘歸為益多矣別來起居何如到揚人事紛紛坐想清游可復得哉乍熱千萬自重

與范子功四首

見舍弟說知得雍信幼孫天逝聞之怛然便欲往見從者已散去切想慈念之深不能無動然竟亦何益惟千萬以理照遣旦夕回究

又

辱教承晚來起居佳勝團茶及厘子香燕夾等已領味感珍感栗子之來不太廉乎便不得更送一箇花

蘇耶河河

又

宿來起居佳勝凡馳簡邀伯揚來日會啓聖公解社禮甚幸子由明日奠爵後便往啓聖公可到彼早食也某略到押賜處便往

又

廣巖之會謹如教計必請陳四也分惠佳節感感獨飲一不亟遂醉書不成字

答李方叔六首

別久音問缺然忽承惠教愧仰何勝秒暑未過起居

何如亦由會而萬萬物順時珍重

又

專人辱啓事長書及手簡累幅意既甚厚非所敢當
又蒙然以下逮非君子直亮期人之遠何以及此然
衰病之餘豈任此責愧悚之極比日起居佳勝
絨皮等物皆所不敢當禮曹之傳蓋妄也信卷凡不
發却付來人蓋近日親知所寄示一切辭之非獨於
左右也千萬恕察知非久入京見訪幸甚未聞千萬
珍重不宣

又

前日所賜高文極為奇麗但過相粉飾深非所望殆
是益其疾耳無由往謝悚汗不已

又

近者雖獲屢見迫於多故不盡區區別來辱書且喜
體中佳勝其方杜門請郡章四上未允方更請耳會
見未可期千萬順時自愛至禱

又

前日辱訪客衆不及款話兩三日又無緣接奉思企
不可言手教為既慙感無量苦寒諸况何如常日不
獨以禁令不得瞻奉又以差館伴紛紛殊不暇也表

病後身欲脫而不可得可勝歎耶

又

連日駭門祇使下果致問辱簡承起居佳勝來日行
香罷又須一弔康公晚乃歸方叔能狂訪夜話為別
甚幸餘留面話

答潘彥明

辱書感慰無量比日起居何如別來不覓九年衰病
有加歸休何日往來紛紛徒有愧歎知東坡甚其治
故人仍復往還其間否會合無期臨紙悵惘

與鞠持正二首

兩日薄有秋氣坐想起居佳勝蜀人蒲永昇臨孫知
微水圖四面頗為雄爽杜子美所謂白波吹素壁者
願在公齋中真可以一洗殘暑也近晚上謁次

又

知腹疾微作想所平愈文登雖稍遠百事可樂島中
出一藥名白石之者香味初若嚼茶久之甚美聞甚
益人不可不白公知也白石芝狀如石耳而有香味
惟此為辨秘之秘之

艾楚德麟三首選朝

累辱手教感慰無量比日起居佳勝六札日近隨分

冗迫未得即見賢者深增悵惘也乍寒為高以時自
重

又

紛紛尚未暇往見思企之極陰寒起居佳勝否甘
佳既輒踐前之作賦可轉呈安定否無事見臨幸甚

又

辱教奉台候佳佳勝拙疾猶未退尚漸熱惡寒也來日
必赴盛會未現以後日猶恐當謁告也辱意甚寵適會
如此非所願幸千萬加恕子由固當馳赴也穆公且
喜漸安卧病非此不謹

與人三首

吏役佳還得見風采為幸已多重承子錄延碩極厚
感佩無量自別來一向冗迫不即裁謝慙負可知令
子愛郎至領手教且審起居佳勝在此際隔越想日
亦尚異所調少慰鄙願

又

辱示長陵詞言過重適少冗迫來使不敢久稽未及
占詞為公想知照未甚切也惶恐惶恐疊蒙惠長松
以扶老病感佩不可言天竟臨別時亦許寄來因到
彼可為醫之藥名品方狀精詳之極非故人留意之

深何以及此未有以答厚意但積悲感都下委示及

又

豐辱臨訪敏少敷奉多事因循繼以卧病負懷深美
知明日啓行無緣面別尚冀保練

與士賢良

近辱臨訪連日紛冗不及款奉竊惟起居佳勝寵示
新作感服至意

谷楊濟甫

久以私葺不作書口亦蒙苦心問且審起居佳勝為慰
各責移缺之及至廿月一日以疾不起痛悼之深非

老人所堪奈何奈何又以受命出師定武累辭不獲
須至勉強北行家事案落懷抱可知因見青仲王十
六秀才亦為道此會合何時臨書快斷惟千萬順時
白發

與子安兄四首

十九郎兄弟遠至特蒙手護恭審以來尊體佳勝甚
想繫念相膏為久別乍聚問訊親舊但有感歎知兄杜
道為鄉里推愛第久客倦游情懷常不佳日望
歸掃墳墓陪侍左右耳方暑最莫以時自重
又

往蒙示先伯父事迹但有感涕專在卑懷重承誨諭
惶悚之至正冗迫中不敢久留來人未暇寫諸親知
書乞為致意非久編發也

又

墓表又於行狀外尋訪得好事皆參驗的寶石上除
字外幸不用花草及橫界之類才若橫界使不古花
亦尤俗也唐以前碑文皆無合照管模刻子細為
佳不罪不罪

又

言四九一九兩字為字勤謹事與業尤有

功審如此吾兒才之美惟深念自荷之重故自愧
乃是強問之孝與於毀頭遠矣此問五郎六郎亦失
身毀相難也亦以此戒之美吾兒清貧清道此固不易
處其少為一年兩袋困於醫藥不續款亦有以相助且
只今道切濟甫送二千為一奠餘俟少暇也

與聖用詩三首

聖用小二秀才第別後定由不即奉書想心未訝也此
日體中佳安今日携出喜小十捷解喜慰之極此
即君為想也主文詞成就來春必殊等也前賀無
向問第幾人來想必成行也小十喜安健日夕相

見不用憂未相會問千萬保愛字由為朝陵云未
奉書

又

十郎司理不及別作書初官但事事遵宗小二叔教
誨官事勿苟簡公勤靜恕勿急求異
三曹事辨集上
官必不致遺劉漕行文
四見但道此意
俟到定州款曲作書也
有奉外多受夜中目昏
不成字勿訝勿訝

又

方如
兄未及拜書且為致意子安三哥近有書未及

再

上狀因見亦為致懇

與子山起定州

某
進行事兄不及作
子發書乞為致意近者奏
辟
子初安執言本官係合入遠人礙辟舉條
及
公費結之延始伏云若今年九月二十七日本官
成
吳後別無遺關即不致入遠可以奏辟其尋有公
文由部乞會問本州即見符成資已前所有無遺關凡
年且數日乃肯據以會同請與孫子發言各說與本州
官
台入言早與果決分明回一成資無遺關文字來免
為
紹
資
安
生
校
節
或
更
孫
宣
德
興
一
願
就
及
本
州
官

負乃所須替并有飛親一狀尤佳示師之抵官三不事
事云重橫也

與參寥

矣子野全出穎沙彌行草書瀟然有塵外意决知不
日脫穎而出不可復沒矣可喜可喜近適中附呂丞
相所奏總師號牒去必已被受訖即日起居何如
某來日出城赴定州南北憂障然諸會稽之意終未
已也當更俟年歲間耳未會問千輩善愛

次范純公

所示連日入山出山候極是極是見說執政逐日入

示室亦逐日問候也已將簡出錢尹令府中差人編

報諸公矣

與孫子發二首

專人來辱書承近日尊體佳味蒙許就辟慰流深矣
奏檢附呈已發訖某行期不過九月半間會見不遠
更祈順時自重

又

貴眷各計安勝公字已令粗甚什物龐陋然亦粗是
更有幹示喻途中幸不滯留日下到慰勤達幸也

與錢濟明二首

別後至今遂不上問想察其家私憂患也遠辱專使
手書且審侍奉起居康勝感爾無極老妻奄忽今已
半年衰病豈復以此自纏白晝景牢落亦人情之不
克重煩慰諭銘佩至意然公亦自有愛女之感初不
知奉疏後時慙負不已出守中山謂有護帶之樂而
邊政頽壞不堪開眼頗費鋤治近日逃軍衰止盜劫
皆出疆矣幕客得李端叔極力助聞兩浙連熟呻吟
瘡痍遂一洗耳何時會合臨書自憫

又

寄惠洞庭珍茗塞上所不識分 餉將吏並載嘉貺也

無以為報就書松韻一賦為信想發一笑也近得單
李隱書云公有一癩藥方極神奇其長孫有此病多
年不差可見傳否加許幸通中示及

與孫子致政二首南遷

人還辱教具審別務人起居佳勝貴眷各康寧至慰至
慰其到邢甚健忝知且親平時不為不知公因此行
觀公舉措方恨前此知公未盡勉進此道為朋友光
寵餘惟萬萬以時自愛

又

子發以古人自期信道深篤雖窮達在天未可前定

然必有聞於時而傳於後也幸益自愛重以究遠業臨
行不盡區區

與開元明師二首

辱簡并惠扇碑及世四示木石等皆佳妙但去長物為
陸行計無所置之謹留筆一束以領雅意餘回納不
訝不訝

又

辱書具審法履佳晤且知從者嘗至符離見待久之
感愧深矣借示跋尾石刻足見存誠篤至却附來人
納上元本未會集明則千萬珍重

與任德翁

半月不面思企深劇辱書承孝履知宜金陵雖久駐
奉伺不至知亦留滯如此某在磁湖夾阻風已累日
今日風亦不苦順且寸進前去恐亦未能遠也不知
德翁今晚能到此否傾渴之至

與張元明二首

前日承追錢南都又送子由至筠風義之厚以增感
慨比日貝審起居甚勝萬里之別後會者未可期矣
乞善加保鍊

又

遠辱專人意書輔以藥物極濟所之衰疾有賴矣
感刻感刻不知何時還蜀中自此音問遂隔曷勝悵
悵

與黃元翁

某耄老投荒衆所鄙遠見孫提點言獨有存恤孤旅
之意感激不已到治下當作陸行必留數日款見也

又劉無言

此行但有感恩知罪省分絕欲守此四言行之終身
庶保餘年得還田畝但未知有無後命爾

與孫子登三首

別來思企不可言比日尊體何如亦蒙庇相遣旦夕
離南都如聞言者尚紛紛英州之命未保無改也凡
百委順而已幸不深慮愈遠萬萬以時自重

又

郡中諸公素能一一奉狀因見各為致意過真定見
揚采朝議此人實學德德河朔似此者以一二數
矣其子迪簡亦善文某已舉之矣欲告提刑大夫求
年一京削敢煩子發為道此懇或持此簡呈憲使又幸

又

一起寫書十六七封不能復謹勿罪勿罪

與程德孺

在定辱書未裁嘗聞倉猝南來遂以至今比日切
起屠佳勝老元罪大責薄未寒公議再有此命兄弟
俱竄家屬流離汙辱親舊然業已如此但隨緣委命
而已任德翁同行月餘其見老元處惠惠次第可具
問更不詳書也懿叔赴闕今何在因書道區區後會
無期臨書惘惘餘熱萬萬以時珍重

答盛公濟明三首惠州

專人遠辱書七日間加厚感悚無已比日部事餘暇起
居何如某到時所關門省愆之外無一事也度度歸風

士不問可知少年或可久居老者殊畏之在絕嗜欲
節飲食可以不死此言已書諸紳矣餘則厄命而已
近來親舊書問已絕理勢應爾濟明獨加公舊日高義
凜然固出天資但愧不肖何以得此會合庶期臨紙
愴恨

又

迨在吳子野處領手教尚稽答謝愧悚之云去遠蒙
人固佩荷契義而卓契順者又可竒也無以答其意
與馮敷紙公可取一閱也寄惠白朮極所以得也
格甚高想見風裁回信惟有紫團參一板以奉

親故不可以微辭為愧也兩兒子曾拜見下口九百卷
有以訓之幼子過相隨甚幹事且不廢學尚承今子意
書回答簡率一一封納必不罪也

又

嶺南家家造酒近得一桂酒法釀成不減下晉齊家
碧香亦請居一喜事也有一頌親作小字口以成其勿
示人千萬千萬

答張嘉文

久不奉書過辱不遺遠社教尺具審起居
騰感慰
交禁著述想日益富示誦治春秋學此學之本務又

何疑焉此書自有妙用學者罕能理會若求之純約
中乃近法家者流苛細綴繞竟亦何用惟立明識其
妙用然不身盡談微見端倪欲使學者自見之故僕
以為難也嘗悔少作矣未敢輕論也凡人為文至老
多有所悔也僕嘗悔其少矣然著成一家之言則不容
有所悔也而且博觀而約取如富人之築大第儲其材
用既足而後成之然後為得也愚意如此是吾夜寒
筆凍眼昏日不罪不罪

答徐得之二首

張君來信時書存問周至感激不已即日哀慕之餘奉

復如宜甘亦到惠已半年九百粗遣既習其水土風氣
絕發息心之外浩然無疑殊覺安健也兒子過頗了
事寢食一餘百不知管過亦頗力學長進也子由頗
得書甚多一家今作四處住惠筠許常也然皆無恙
得之見之之深故詳及之不須語人也瞻企遽然臨
書惘惘一熱惟萬萬節哀順變自重

又

啓使君一厚君子也極蒙他照管仍不輟携具來相
就極與心歡相善毋言及相對悽然若欲諸子得耗
否十四郎後來修學如何

答吳秀才

人來領書且喜尊體佳勝并示歸鳳賦興寄遠妙
亦清麗玩味爽然然僕方杜門念咎不願相知過
粉飾以重其罪此賦自別有所寄則善不肖決不敢
當幸于察之然之

四

漢書卷之...

5

